

相 声

贾行家

叶利中口述 張維棟 叶利中整理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租 声
賣 行 家

叶和中口述

張鶴樓 叶和中整理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78号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 12/16 字数：60,000

1957年7月第1版 1958年1月重排

1958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：10,001—19,000

统一书号：10077·594

定价(6)0.24元

出版者的話

這集子包括單口相聲七篇，都是傳統作品。

作品內容是健康的，諷刺各種騙局、勢利眼以及昏庸、無聊等剝削者的特質，描寫對象有藥鋪、醫生、教書先生、飯館、當舖、鮮貨局、點心鋪、綢緞店、賭場等各種生活面，這種生活並不是屬於那種閃着迷人的快樂的光亮的生活，而是使人抑鬱地勾起關於昨天的痛苦的記憶的生活，這裡的人物不是活着的僵屍，便是在昨天的黑暗的生活窄道里擦傷過靈魂的人物。作品以它的豐富的生活知識吸引我們進入各個喜劇環境，在“買行家”、“賭論”、“上飯館”、“當行論”與“五人‘義’”的整話部分中，有較細緻的人物刻劃。

近年來單口相聲的創作很少，這本傳統作品對於人物的刻劃與生活環境的渲染都比較細緻、生動，對我們創作新相聲有幫助。

“買行家”刻劃了一個既愚蠢又聰明、既無知無能又是閱歷豐富、手段圓滑的假行家。這作品與“歪教書”在主題與結構上有近似處，在我們看來，它在形象的描寫方面較集中，人物性格在尖銳的衝突里表現得更鮮明，因而比“歪教書”取得更高的喜劇效果。“賭論”刻劃的賭迷舅舅與二姑媽兩個形象也很細膩，在語言方面有較高的文學性。“上飯館”原名“女招待”，揚棄了舊的庸俗的、低級的笑料，繪聲繪影地描寫飯館伙計的

种种媚富欺贫的喜剧动作之后，还准确地介绍了事情的另一面——饭馆伙计受恶棍欺诈的一面。在这些地方，可说这些作品的人物刻画超过了一般漫画式的描绘。

我们希望各地专业的与业余的曲艺界朋友帮助我们，使这个传统相声作品选辑能够一期一期地出下去。

目 次

出版者的話

買行家	1
五人“义”	11
庸 医	24
歪教書	33
賭 論	48
上飯館	59
当行論	72

賈 行 家

過去在我們北京有個人，姓賈，叫行家——賈行家。怎麼叫賈行家呢？無不知，百行通嘛！小的時候家裏有倆錢，養的嬌。又不念書，又不習武。到了二十多歲呀，父母也死啦！什麼也不會，產業也敗完啦！怎麼辦呢？幸虧好，他生了兩行伶俐之齒，三寸不爛之舌，到處騙吃騙喝。跟這個交交朋友啊，跟那個拜拜把兄弟。跟誰一交朋友啊，那就算吃上啦！死鱈●——您想嘛，哪有那麼多的傻子呀！吃三天，沒五日，人家就明白啦：

“哎！這是吃人的呀，遠着點吧！”

所以我們這位賈先生，有的時候一天能吃十頓，有的時候呀，兩天未必餐一回！反正飢一頓，飽一頓，沒准譜呀！

後來，也算這位賈先生有運氣，交上一位財主——小財主。家裏有倆錢，可沒田沒地，三口人，指着什麼呢？放個印子錢呀，倒倒手呀！過的還不錯。這位姓什麼呀？姓全，叫全不懂。怎麼叫全不懂啊？他除了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，什麼事也不懂。就懂一樣。懂什麼呀？懂的要錢！這位全大爺有位太太，剛生了個孩子。懷抱，還吃奶哪！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，這全大爺跟賈行家交上朋友啦！二位一見面，那真是恨今生相見之晚。越交越投緣。怎麼哪？賈行家會說呀！他說他上知天文，下曉地理，中知人和，詩詞歌賦，諸子百家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曉——說的這位

● 死鱈——天天在一塊兒。

全大爺暈頭轉向。簡直拿賈行家当了聖人啦！全大爺认为自己什么也不懂，沒有生財之道，靠着这倆錢養家糊口，將來終究不是了局呀！現在交了个好朋友——賈行家，將來可有借重之處。

自从全大爺跟賈行家磕頭拜把兄弟之后呀，賈行家可得了理啦！搬到全不懂那兒住去啦！吃全不懂，喝全不懂，穿全不懂。簡直說，他真是全不動啦！可是日子一多，这位全大爺也有点二楞●啦！怎么？他这一家人將來还成問題哪，再加上一位賈行家，跟着足这么一吃，受不了呀！

有这么一天，全大爺找賈行家談心：

“老二，按說咱們哥兒倆可用不着說这个，当初一个頭磕地下啦！賭過咒：有福同享，有罪同當，有我吃的，就有你吃的。可是我这个日月你是知道的呀！雖然家里有倆錢，出的多進的少。死水養魚，越來越干呀！你得想个主意。你不是什么都內行嗎？我打算做个買賣，多少不是能賺倆錢嗎？我富裕点，你不是也看着高兴嗎？我好你也好呀！”

賈行家一听，這話也对。自己在人家这里住了快一年啦，什么也沒干！正怕別人開攆哪！这么着倒好，該自己露兩手的時候來啦——他鬻什么呀？他跟全大爺还不是一樣，半斤八兩。什么也不懂呀！

“大哥，這話您要說呀，我都要說啦！本來嘛，坐吃山空，這不是事呀！您說做个買賣，這最好，咱們留个心，看看哪兒有合适的生意倒過來。”

“对！老二，这事就交給你啦！”

第二天，賈行家到街上滿處这么一轉悠。您說真巧，就在他們胡同口外边有家藥鋪出頂。全部家具、門面，帶底貨，房子

● 二楞——奇怪的意思。

也是有天有地，才頂五百塊錢。后边还有个小三合院，又可以住家，又可以堆貨。

賈行家回來跟全大爺一商量：

“大哥，在咱們胡同口外边有家藥鋪出頂。前边門面，后边住家，連底貨才五百塊錢。房子还有天有地，这可便宜。”

全大爺一听：“嗯，是便宜。老二，可是藥鋪不比別的買賣呀！外行干不了呀！藥鋪站櫃的起碼得讀过藥性賦，懂的十八反。我……我可外行呀！”

“大哥，您放心！我祖上三輩人就是藥行出身。您可不知道，藥鋪这生意可不容易，外行干不了！”——嘿！这倒是實話。不管什么东西，到藥鋪名字都不一样。比方說橘子吧！到藥鋪呀，就不叫橘子啦！叫什么呀？橘子的絲兒，叫橘絡；橘子的皮兒呀，晒干了叫陳皮。要不怎么說，藥鋪这行生意外行干不了呢！

全大爺一听说賈行家說对藥鋪是內行，他高兴啦！馬上帶了五百塊錢跟賈行家去接買賣。到那兒一談就成啦！交了錢，立了字据，生意就算頂過來啦！全大爺也搬到后院住來啦！粉刷了一下門面，漆了一下家具。換了一个招牌，叫：全記蒙事堂。又找了一个小徒弟，好在底貨还够賣的，也沒添貨。全大爺的东家，賈行家的掌櫃的。这个生意就算開張啦！

头天開張，剛下門板，从外边進來一位：穿着藍布褲褂，白布襪子，家做的青布鞋。進門就道辛苦：

“辛苦，辛苦，掌櫃的您生意興隆通四海，財源茂盛大發財！給您道喜。”

您別看賈行家沒作过買賣呀，但是对生意經滿熟。怎么？他过去尽跟这幫人混呀！

“先生，大家同喜。您用点什么呀？”

“掌櫃的，我不是買藥的。我是找您有點事商量商量。”

“有什麼事您只管說，只要辦得到的，沒有不幫忙的。”

“我姓陳，是個皮匠，補舊鞋的。就在您門口擺皮鞋攤。過去我就在這兒擺。現在換了東家啦，我進來跟您打個招呼。您要是叫我在這兒擺呀，我就在這兒擺。您要不叫我在這兒擺呀，我就搬搬家。我不討您厭，早晚給您門口掃乾淨嘍！”

賈行家一聽：“噢，是這麼回事！陳師傅，這沒什麼，你擺你的攤，沒關係。咱們大家互相照應，要茶要水只管裏面來倒。”

“謝謝您哪！您忙着吧！”

說完啦，這位陳師傅就出去啦！

這位陳師傅不出去了嗎？從街上過來兩位——親哥倆。大爺對老二說：

“老二，看見了沒有？這兒藥鋪換了東家啦！”

“您怎麼知道呀？”

“改了招牌啦！新開張的買賣，東西准便宜。咱們進去照顧照顧他。”

“大哥，您這不是開心嗎？這是藥鋪呀，咱們又沒病，到藥鋪買什麼呀？”

“我去買銀朱，”——就是朱砂。“回去碾紅墨，給你大侄子描紅模子[●]。”

“對，您去。我等您！”

大爺進來啦！賈行家一看主顧來啦，趕緊站起來啦：

“先生您用點什麼？”

“您給我包五分錢的銀朱。”

“是，您哪！”

賈行家一回身，把貨架上的小抽屜，挨着個的一拉：“得

● 描紅模子——小孩初學毛筆字用的紅仿。

……”从头到尾把小抽屜拉完了，也沒找到銀朱。怎么回事呀？我們这位賈先生，既沒有讀过藥書，也不懂得藥理，每味藥都認識他呀，可是他都不認識藥。每个抽屜上不都貼的有藥名嗎？是呀！他連自己名字都不認識，還能認識藥名嗎！干脆說，他沒找到。您別看他沒找到呀，他臉上可不能帶出來。回身对这位說：

“先生，您請坐，头天开張，貨不齐，我叫徒弟到庫房給您取去。您受等呀！”——嘿，他們还有庫房，庫房設在哪兒呀？

賈行家走到櫃台里边找全大爺：

“大哥，您拿十塊錢。”

“干什么呀？”

“您沒听見那位主顧買五分錢銀珠嗎？咱們櫃上沒貨，拿十塊錢進貨呀！”

“啊？人家買五分錢的銀珠，你怎么拿十塊錢進貨呀？这做的叫什么生意呀？”

“大哥，您不懂呀，这叫取个吉利呀！新开張的生意，头一个主顧，这个錢要不把他賣下來，那多喪气呀！从这起，得！保險不开張呀！这十塊錢呀，等于咱們放鞭爆啦！”

全大爺一听：“唔，有道理！好吧，那您就拿十塊錢吧！”

賈行家拿了十塊錢，叫小徒弟：

“去，到对門銀樓打一对銀珠來，不要太重嘍，一个有二錢就成啦！”

“是！掌櫃的。”

“記着，叫他开張發票呀！”

“是囉！”

小徒弟急急忙忙的跑出去啦，一会儿把銀珠買來啦！連發票帶找錢都交給賈行家啦！賈行家接過來，走到櫃台外面：

“先生，您拿去吧，五分錢的銀珠。”

这位打开紙包一看：

“噫——”一对銀珠呀！“掌櫃的，大概您沒听清楚，我買銀朱。”

“沒錯，是銀珠。負責純銀，一点假沒攙，对門銀樓打來的。您要不信，您看發票还在这兒哪！”

这位一听，外行呀！心想：“有意思！这对銀珠，怎么也值个七八塊錢呀！五分錢？”

这位一笑，拿着就出去啦！把这件事就对他兄弟說啦：

“天底下楞会有这种事，外行开藥鋪。我不是買五分錢的銀朱嗎，他給我來了一对銀球。”

“大哥，这可真新鮮。”

“你也進去買点东西。”

“我買什么呀？”

“你去買五分錢的白芨。”

“什么叫白芨呀？”

“白芨呀，其形如姜，其性最粘，碾銀朱必須用白芨。”

“对！您在这兒等会。”

二爺進去啦：

“掌櫃的，您給我包五分錢的白芨。”

“好，您哪！”

買行家又把那小抽屜从头到尾拉了一遍——外甥打灯籠照舅(旧)。沒找着！

“先生，您坐一会，头天开张，櫃上貨不齐，我叫徒弟到倉庫給您拿去。”——嘿！他拿全大爺那兒当了銀行啦！

他又到了櫃台里边啦：

“大哥，您再拿五塊錢！”

“干么呀？”

“您沒听到人家買白鷄嗎？咱們櫃上沒貨，拿五塊錢進貨呀！”

你別看這位全大爺他全不懂，賠錢他可懂呀！

“老二，既然白鷄咱們櫃上沒有，這筆生意就甯做啦！張也開過啦！犯不着賠這五塊錢哪！”

“大哥，您不懂不是。”——他楞說全不懂不懂。其實買行家呀，他又哪兒懂呀！

“這叫廣告。您看過去剛創牌子的烟卷，一車一車的拉到街上，往下丟呀！大家搶着抽。宣傳嘛！給他來只白鷄，他出去一談，‘嘿！蒙事堂的東西可真不錯，又便宜，又好！’行啦，要是告訴他沒有，您到別家去買吧！藥鋪多的是，哪兒買不到白鷄呀！他出去到處給咱們這麼一嚷嚷：‘蒙事堂那家藥鋪，可不能去照顧他，買什麼沒有什麼呀！’得！咱們這生意就沒法干啦！咱們賠這五塊錢只當刷了廣告啦！作了宣傳啦！”

全大爺一聽：“嘿，有道理。對，你就拿五塊吧！”——得，全不懂又盡忠五塊！

買行家叫小徒弟：“去，到菜市上買只白母鷄，不要太重，四斤多點就成啦！要白母鷄啊！”

“是嘍，掌櫃的。”

小徒弟急急忙忙的上菜市啦！一會，把白母鷄買回來啦！買行家一看，氣大啦：

“哎——我叫你買白母鷄，你看這倆黑翅膀？”

“掌櫃的，就這一只白的，那些全是黃毛的呀！”

買行家沒辦法，人家買白鷄，倆黑翅膀，不好交貨呀！“村村”兩把，把黑翅膀揪（ㄐㄩㄣˋ）下來啦！走出櫃台：

“先生，您拿去吧！五分鐘的白鷄。”

这位一看，楞啦：

“呃，掌櫃的，我買白茭呀？”

“先生，沒錯兒，是白鷄。有倆黑翅膀我都給您揪下來啦！”

这位一想：“怪不得我哥哥說他是外行呢！真是外行，五分鐘買只白母鷄，半只清炖，半只紅燒，一家人吃，全够啦！”一笑，拿着白母鷄就出去啦！

这位剛走，又進來一位。这位買什么呀？買附子。就是香附子，治咳嗽的，買个梨兒呀，中間挖个洞兒，附子、冰糖往里边一放，压咳嗽用嘛！

“掌櫃的，您給我包五分鐘的附子。”

这回買行家也不拉那小抽屜啦！他知道抽一逼也是白費事——找不到啊！

“先生，您坐一会，头天开张，櫃上貨不齐，派徒弟到庫房給您取去。”

这回買行家可为难啦！这笔買賣大概要吹。銀珠可以到銀樓去買，白鷄可以上菜市，父子到哪兒買去呀？就說在櫃上將就吧，这也有困难哪！我沒結婚，小徒弟爸爸早就死啦！湊不够父子爺倆呀！“嘔，有咧！我大哥不是还有个兒子嗎？干脆，把他父子爺倆賣了吧！”——嘿！他要賣活人哪！

“大哥，您得辛苦一趟，到后院把我侄子抱來。”

“干么呀！”

“您沒听見嗎？这位買五分鐘的父子。我沒法办呀！我沒兒子，小徒弟爸爸早就死啦！只有把您父子爺倆賣囉！”

“啊——怎么把我們爺倆給賣啦？你賣活人呀！这又是討吉利呀？是作广告呀？”

这回全不懂，懂啦！

“大哥，您不懂不是，这是个便宜呀！哪兒找这好事去呀！”

您爺倆跟着他一走，管吃、管住、管穿，下半輩兒沒急着啦！我跟小徒弟想去還去不了哪！”

“噫，有道理。”——還有道理哪？“這可是個便宜事呀！”——好，全不懂還是什麼也不懂！

全大爺從櫃台後邊到後院裏來啦！他搬這兒住來了嘛！到了上房，孩子正在媽懷裏吃奶哪！全大爺不容分說，搶過來往前邊就跑，把全大奶奶給吓了一跳：

“哎，你瘋啦！孩子正吃奶哪！你抱着上哪兒去呀？”

“哪兒去？賣啦！”

全大奶奶聽這句話，差點咽了氣！

“啊？我的孩子，可不能賣！”

“這可由不得你。哪兒找這好事去呀，管吃、管住、管穿，這一輩子沒急着啦！”

全大爺抱着孩子往前邊就跑。干什麼跑呀？他怕這位等的不耐煩，到別家買父子去啦！那他這機會不就錯過去了嗎？

全大爺抱着孩子往前邊跑，全大奶奶一邊扣衣服一邊往前邊追。大奶奶走到院裏，一着急就摔了一個跟斗，鞋也掉啦，現登鞋。這麼個功夫，全大爺就到前櫃上啦！

“老二，來啦！”

“您跟我來。先生，您領走吧！這是五分錢的父子。”

這位一看，吓了一跳：“好嘛！一對大活人！”

“掌櫃的，我買附子！”

“沒錯，您尽管到這條街上去打听打听，保險是親父子爺倆。”

這位不敢領呀！這是外行開藥鋪呀！

“好啦，我不買啦！”

“先生，那可不行！我們這個作買賣可是一言為定，概不退

貨。”——嘿，他賣定啦！

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巧事，又進來一位。这位是天津人。他買什么呀？買砂仁，就是豆蔻砂仁。天津人呀把砂仁說不清楚，說成撒仁。

“掌櫃的，您給我包五分錢的撒仁。”

賈行家一听，这可没办法啦！这位買仁人。东家爺倆是賣啦，連我帶小徒弟只有兩人呀！怎么也湊不够仁人啦！正在为难哪，大奶奶進來啦！

“嗨，你把孩子給我！”

賈行家一看大奶奶來啦，高兴啦！一拉大奶奶：

“大嫂，您別要孩子啦！我們这兒正差一个，您來湊仁人吧！先生，您掏錢吧！我們仁人跟你去。”

“啊！你們仁人跟我去，誰管飯呀？”

这二位吓的往外就跑，賈行家跟全不懂拉着不讓走，非賣不可。里边这么一嚷嚷，外边这位修皮鞋的陈皮匠不知是怎么回事哪！还以为打起來了哪！進來劝架：

“二位，二位，您看着我。怎么回事？您哪！”

这位說：“怎么回事，我買附子，他爺倆要跟我去！”

那位說：“我買砂仁，他們仁要跟我去，我管的起飯嗎？”

这二位这么一說，吓的陈皮匠一身大汗，撒腿往外就跑。弄的全不懂也莫名其妙。賈行家也楞啦！他跟着追出來啦：

“陈师傅，您等等，我們作買賣，您跑什么呀？”

陈皮匠說：“我还不跑哪！等会來个買陈皮的，你不把我也得賣了呀！”

五 人 “义”

要說交朋友可真不容易！朋友有互助之义。平常看不出來，一旦朋友有了困难啦，那就得尽一切力量帮朋友的忙。古語說：舍命全交。这样的朋友可不容易找。特别是在旧社会，有些朋友，你有困难的时候，就找不着他啦——他躲起來啦！

旧社会还有这么一类朋友，整天哥兒几个在一塊泡。今兒他請您吃飯，明兒您請他喝酒，后兒他又請您看戲，外后兒您又請他看电影。这不叫交朋友，这叫饑窮●哪！酒肉朋友哪；但这还有一說，有來有往呀！这种朋友呀，都还不算坏！

唯独有这样几种人，那可不能跟他交朋友。哪几种人呀？什么喝酒裝醉啊，吃飯嗽口啊，買电影票不排隊，坐洋車拿大票找，坐电車往里头挤，洗澡后穿衣裳……这些人可不能跟他交朋友。如果要跟他交上了朋友，那日子甯多，仨月就得賣褲子！——他“吃人”呀！

就拿这种人來說吧！俩人去看电影，从家里出來，雇了兩輛洋車，到地兒啦，当然都搶着給車錢。人家拿小票給，他拿十塊一張的找。您想，拉車的一星期也拉不了十塊錢呀！哪有錢找呀！当然收那位的小票啦！他把車錢省下來啦！到了电影院門口，該買票啦！人家剛剛給了車錢，这电影票当然就該他買啦！可他又把那張十塊錢的票子給摸出來啦！电影院找得开

● 饑窮——找倒楣。

呀，可他没办法。他不排队里买，一股劲往票房门口跑：

“来两张，来两张！”

甭他朋友拦着他，别人就说话啦：

“嘿嘿嘿，前边那个别夹塞儿，排队买！”

“唉！还得排队呀！”——那多新鲜哪！

他回来啦！人家朋友已经排在后头啦！

他又说啦：

“好吧！大哥，既然你站了列子，我就甭站啦！等会到咱们买的时候我给钱。”

他站在旁边跟这位朋友聊天。等轮到该他们买票啦，他一伸手不就把票买了吗？他能吗！他有办法，他一回身不理这位朋友啦！找买糖的说话去啦：

“喂！水果糖多少钱一包？”

“两毛钱一包。”

“那么贵！又涨价啦？给一分行不行？”——乱还价呀！

“啊！不卖呀！一分五？”——哪兒找那五厘去呀！

“……”

人家卖糖的理都不理他啦！

他这么一捣乱哪，人家把票买了！他水果糖也没买成。他买不成呀，他根本没诚心买嘛！

看完电影出来。

“嗨！今儿这个天这未热，身上汗透啦！真受不了！”——他想洗澡啦！

他朋友说：“好吧！去洗个澡吧！”

“对！就那未办！”——又遂了他的心啦！

澡塘子路远，得坐电车呀。到了车站排队等车，这回他排队啦！不但排队还站在前边儿。站前边干么？好买车票呀？哪兒